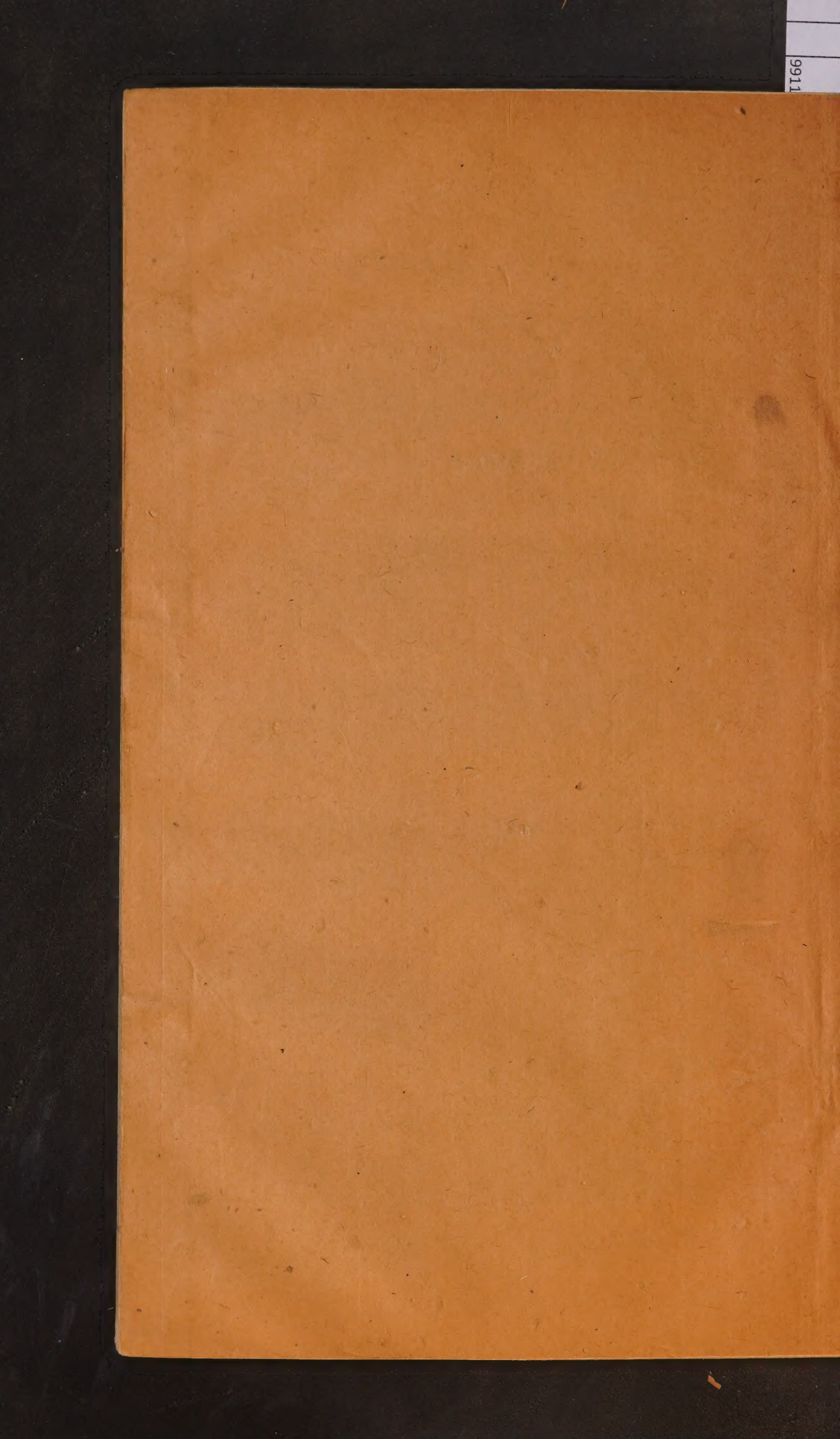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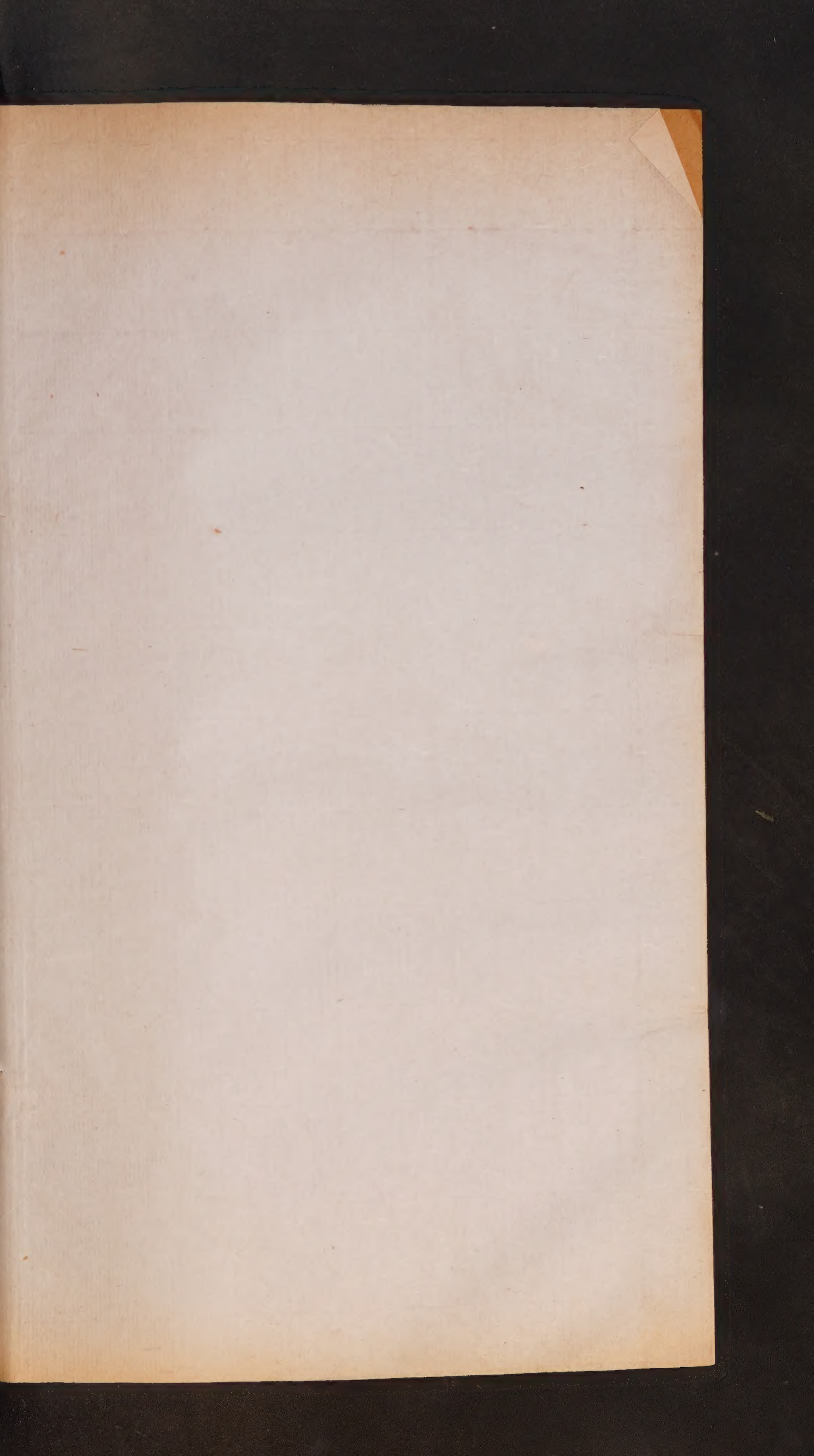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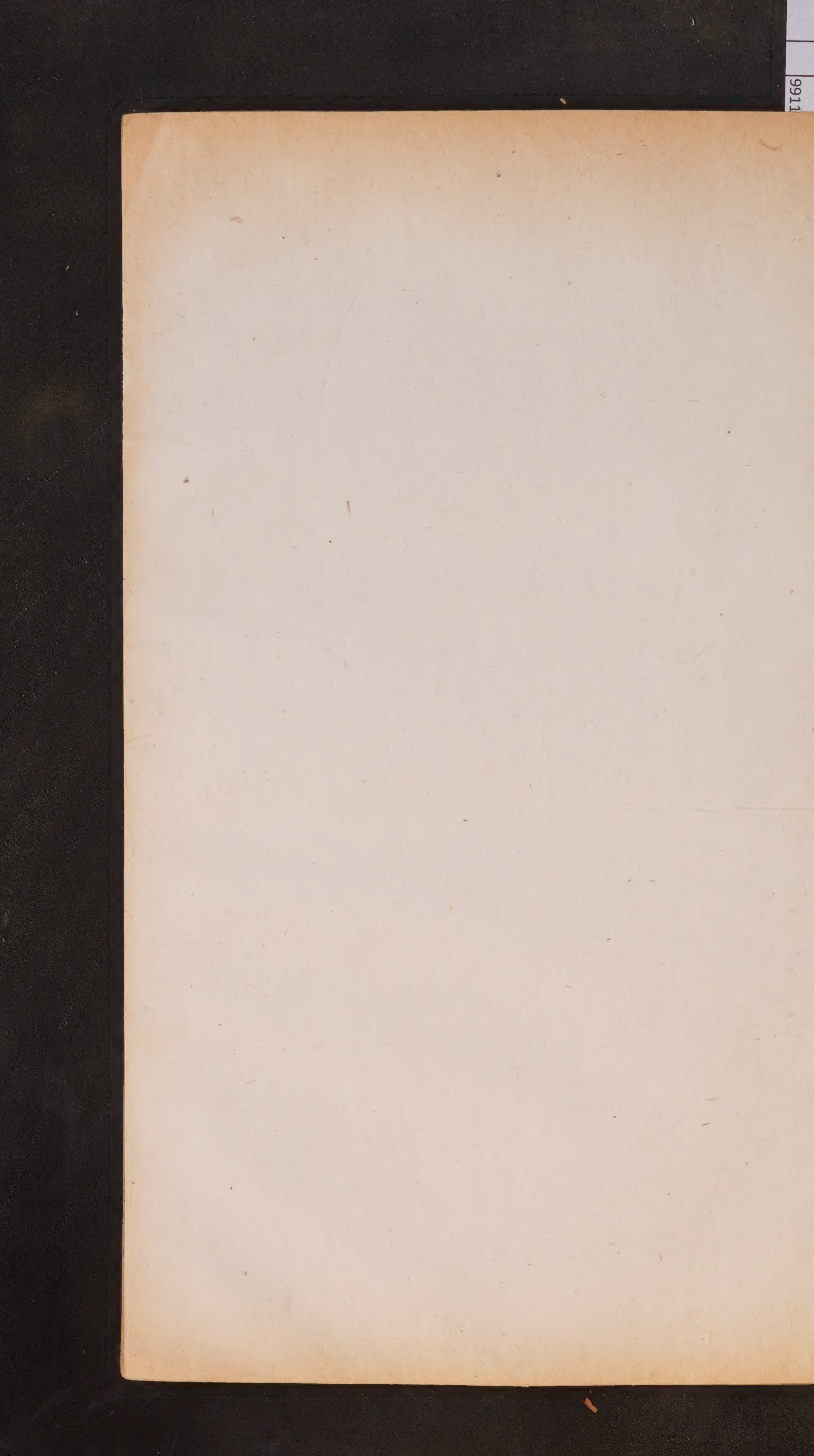








史記抄卷之二十一

越王勾踐世家越王本末以卑約發憤於以亡吳而伯諸侯情事多悽惋其獨不足道而范蠡事予疑三易名候時逐利者賈也殆功成而身退大約予所謂者流托赤松以自逃耳

越王勾踐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於會稽以奉守禹之祀文身斷髮披草萊而邑焉後二越不通上國故不能譜世系十餘世至於允常允常之時與吳王闔廬戰而相怨伐允常卒子勾踐立是為越王元年吳王闔廬聞允常死乃興師伐越越王勾踐使死士挑戰三行行之速也至吳陳呼而自剄吳師觀之越因襲擊吳師吳師敗於檇音醉李射傷吳王闔廬闔廬且死告其子夫差曰必毋忘越三年勾踐

聞吳王夫差日夜勒兵且以報越越欲先吳未發往伐之范蠡諫曰不可臣聞兵者凶器也戰者逆德也爭者事之末也陰謀逆德好用凶器試身於所末上帝禁之行者不利越王曰吾已決之矣遂興師吳王聞之悉發精兵擊越敗之夫椒越王乃以餘兵五千人保棲於會稽吳王追而圍之越王謂范蠡曰以不聽子故至於此爲之柰何蠡對曰持滿者與天定傾者與人節事者以地卑辭厚禮以遺之不許而身與之市勾踐曰諾乃令大夫種行成於吳膝行頓首曰君王亡臣勾踐使陪臣種敢告下執事勾踐請爲臣妻爲妾吳王將許之子胥

言於吳王曰天以越賜吳勿許也種還以報句踐句踐欲殺妻子燔寶器觸戰以死種止句踐曰夫吳太宰嚭貪可誘以利請閒行言之於是句踐乃以美女寶器令種閒獻吳太宰嚭嚭受乃見大夫種於吳王種頓首言曰願大王赦句踐之罪盡入其寶器不幸不赦句踐將盡殺其妻子燔其寶器五千人觸戰必有當也嚭因說吳王曰越以服爲臣若將赦之此國之利也吳王將許之子胥進諫曰今不滅越後必悔之句踐賢君種蠡良臣若反國將爲亂吳王弗聽卒赦越罷兵而歸句踐之困會稽也喟然嘆曰吾終於此乎種曰湯繫夏臺文王囚

姜里晉重耳奔翟齊小白犇莒其卒王霸由是觀之何
遽不爲福乎吳旣赦越越王勾踐反國乃苦身焦思置
膽於坐坐臥即仰膽飲食亦嘗膽也曰女忘會稽之耻
邪身自耕作夫人自織食不加肉衣不重采折節下賢
人厚遇賓客振貧弔死與百姓同其勞欲使范蠡治國
政蠡對曰兵甲之事種不如蠡鎮撫國家新附百姓蠡
不如種於是舉國政屬大夫種而使范蠡與大夫柘稽
行成爲質於吳二歲而吳歸蠡勾踐自會稽歸七年拊
循其士民士民欲用以報吳吳大夫逢同諫曰國新流亡
今乃復殷給繕飾備利吳懼則懼必難必至且鷙鳥之

擊也必匿其形今夫吳兵加齊晉怨深於楚越名高天下實害周室德少而功多必淫自矜為越計莫若結齊親楚附晉以厚吳吳之志廣必輕戰是我連其權三國伐之越承其弊可克也勾踐曰善居二年吳王將伐齊子胥諫曰未可臣聞勾踐食不重味與百姓同苦樂此人不死必為國患吳有越腹心之疾齊與吳疥癬也願王釋齊先越吳王弗聽遂伐齊敗之艾陵虜齊高國以（高昭子國惠子）歸讓子胥子胥曰王毋喜王怒子胥欲自殺王聞而止之越大夫種曰臣觀吳王政驕矣請試嘗之貸粟以卜其事請貸吳王欲與子胥諫勿與王遂與之越乃私喜

子胥言曰王不聽諫後三年吳其墟乎太宰嚭聞之乃數與子胥爭越議因讒子胥曰伍員貌忠而實忍人其父兄不顧安能顧王王前欲伐齊員彊諫已而有功用是反怨王王不備伍員員必為亂與逢同共謀讒之王王始不從乃使子胥於齊聞其託子於鮑氏王乃大怒曰伍員果欺寡人欲反使人賜子胥屬鏤劍以自殺子胥大笑曰我令而父霸我又立若若初欲分吳國半予我我不受已今若反以讒誅我嗟乎嗟乎一人固不能獨立報使者曰必取吾眼置吳東門以觀越兵入也於是吳任嚭政居三年句踐召范蠡曰吳已殺子胥導諛

習流當是習於舟楫之人

習流謂放之罪人使之習戰任為卒伍也諸御謂諸理事之官在軍有職掌者

者衆可乎對曰未可至明年春吳王北會諸侯於黃池吳國精兵從王惟獨老弱與太子留守勾踐復問范蠡蠡曰可矣乃發習流二千教士四萬人君子六千人諸御千人伐吳吳師敗遂殺吳太子吳告急於王王方會諸侯於黃池懼天下聞之乃祕之吳王已盟黃池乃使人厚禮以請成越越自度亦未能滅吳乃與吳平其後四年越復伐吳吳士民罷弊輕銳盡死於齊晉而越大破吳因而留圍之三年吳師敗越遂復棲吳王於姑蘇之山吳王使公孫雄肉袒膝行而前請成越王曰孤臣夫差敢布腹心異日嘗得罪於會稽夫差不敢逆命得

王所親近有志行者

與君王成以歸今君王舉玉趾而誅孤臣孤臣惟命是聽意者亦欲如會稽之赦孤臣之罪乎勾踐不忍欲許之范蠡曰會稽之事天以越賜吳吳不取今天以吳賜越越其可逆天乎且夫君王蚤朝晏罷非爲吳邪謀之二十二年一旦而棄之可乎且夫天與弗取反受其咎伐柯者其則不遠君忘會稽之厄乎勾踐曰吾欲聽子言吾不忍其使者范蠡乃鼓進兵曰王已屬政於執事使者去不者且得罪吳使者泣而去勾踐憐之乃使人謂吳王曰吾置王甬東君百家吳王謝曰吾老矣不能事君王遂自殺乃蔽其面曰吾無面以見子(應前)胥也越王

乃葬吴王而誅太宰嚭勾踐已平吴乃以兵北渡淮與齊晉諸侯會於徐州致貢於周周元王使人賜勾踐胙命為伯勾踐已去渡淮南以淮上地與楚歸吴所侵宋地於宋與魯泗東方百里當是時越兵横行於江淮東諸侯畢賀號稱霸王范蠡遂去自齊遺大夫種書曰蜚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為人長頸鳥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樂子何不去種見書稱病不朝人或讒種且作亂越王乃賜種劍曰子教寡人伐吴七術寡人用其三。用其三是遺婦美以榮其志也吴受越寶器是已貴其諛臣使之易伐也賂吴太宰嚭是已堅甲利兵以乘其弊也籍兵二十年而后伐吴是已而敗吴其四在子子為我從

先王弒之種遂自殺勾踐卒子王鼫與立王鼫與卒子王不壽立王不壽卒子王翁立王翁卒子王翳立王翳卒子王之侯立王之侯卒子王無彊立王無彊時越興師北伐齊西伐楚與中國爭彊當楚威王之時越北伐齊齊威王使人說越王曰越不伐楚大不王小不伯圖越之所爲不伐楚者爲不得晉也韓魏固不攻楚韓之攻楚覆其軍殺其將則葉陽翟危魏亦覆其軍殺其將則陳上蔡不安故二晉之事越也不至於覆軍殺將馬汗之力不效所重於得晉者何也越王曰所求於晉者不至頓刃接兵而況于攻城圍邑乎願魏以聚大梁之

又一說夫差之

按此兩舊解俱誤大意言韓魏攻楚必須覆軍殺將之勞而僅得接楚之地邑耳故爲越所欲此連兵攻楚則易爲力也

越王下意謂云云

求于晉者非欲其出兵力以助我攻楚也但欲其大聚兵於境上以分楚之敵使彼有所牽制則可合齊秦韓魏以得志於楚耳

下願齊之試兵南陽莒地以聚常郯之境則方城之外不南淮泗之間不東商於析酈宋胡之地夏路以左不足以備秦江南泗上不足以待越矣則齊秦韓魏得志於楚也是二晉不戰而分地不耕而穫之不此之爲而頓刃於河山之間以爲齊秦用所待者如此其失計柰何其以此王也齊使者曰幸也越之不亡也吾不貴其用智之如目見毫毛而不見其睫也今王知晉之失計而不自知越之過是目論也王所待於晉者非其汗馬之力也又非可與合軍連和也將待之以分楚衆也今楚衆已分何待於晉越王曰柰何曰楚三大夫張九軍

按舊注復其發語了讎讐當作讎邑名

北圍曲沃於中以至無假之關者三千七百里景翠之軍北聚魯齊南陽分有大此者乎且王之所求者鬬晉楚也晉楚不鬬越兵不起是知二五而不知十也此時不攻楚臣以是知越大不王小不伯復讎龐長沙楚之粟也竟澤陵楚之材也越窺兵通無假之關此四邑者不上貢事於郢矣臣聞之圖王不王其敝可以伯然而不伯者王道失也故願大王之轉攻楚也於是越遂釋齊而伐楚楚威王興兵而伐之大敗越殺王無彊盡取故吳地至浙江北破齊於徐州而越以此散諸族子爭立或爲王或爲君濱於江南海上服朝於楚後七世至

范蠡亦在貨殖傳而功名则附之越世家太史公作史法也

高云不進不退不存不亡功名富貴從此浮雲幻影視馬以有能継武者惟子房耳

閩君搖佐諸侯平秦漢高帝復以搖爲越王以奉越後東越閩君皆其後也范蠡事越王勾踐既苦身戮力與勾踐深謀二十餘年竟滅吳報會稽之恥北渡兵於淮以臨齊晉號令中國以尊周室勾踐以霸而范蠡稱上將軍還反國范蠡以爲大名之下難以久居且勾踐爲人可與同患難與處安爲書辭勾踐曰臣聞主憂臣勞主辱臣死昔者君王辱於會稽所以不死爲此事也今既以雪恥臣請從會稽之誅勾踐曰孤將與子分國而有之不然將加誅于子范蠡曰君行令臣行意乃裝其輕寶珠玉自與其私徒屬乘舟浮海以行終不反於是

應前是范蠡
一生學問

句踐表會稽山以爲范蠡奉邑范蠡浮海出齊變姓名
自謂鴟夷子皮耕於海畔苦身戮力父子治產居無幾
何致產數千萬齊人聞其賢以爲相范蠡喟然嘆曰居
家則致千金居官則至卿相此布衣之極也久受尊名
不祥乃歸相印盡散其財以分與知友鄉黨而懷其重
寶間行以去止于陶以爲此天下之中交易有無之路
通爲生可以致富矣於是自謂陶朱公復約要父子耕
畜廢居候時轉物逐什一之利居無何則致貲累巨萬
天下稱陶朱公（序朱公居陶以下千年來獨班固歐陽脩能如是摹寫）朱公居陶
生少子少子及壯而朱公中男殺人囚於楚朱公曰殺

人而死職也然吾聞千金之子不死於市告其少子往
視之乃裝黃金千溢（仝鎰）置褐器中載以一牛車且遣其少
子朱公長男固請欲行朱公不聽長男曰家有長子曰
家督今弟有罪大人不遣乃遣少弟是吾不肖欲自殺
其母爲言曰今遣少子未必能生中子也而先空亡長
男柰何朱公不得已而遣長子爲一封書遺故所善莊
生曰至則進千金于莊生所聽其所爲慎無與爭事長
男既行亦自私齎數百金至楚莊生家負郭披藜藋到
門所甚貧然長男發書進千金如其父言莊生曰可疾
去矣慎毋留即弟出勿問所以然長男既去不過莊生

而私留以其私齎獻遺楚國貴人用事者莊生雖居窮
閭然以廉直聞於國自楚王以下皆師尊之及朱公進
金非有意受也欲以成事後復歸之以爲信耳故金至
謂其婦曰此朱公之金有如病不宿誡後復歸勿動而
朱公長男不知其意以爲殊無短長也莊生間時入見
楚王言某星宿某此則害於楚楚王素信莊生曰今爲
柰何莊生曰獨以德爲可以除之楚王曰生休矣寡人
將行之王乃使使者封三錢之府楚貴人驚告朱公長
男曰王且赦曰何以也曰每王且赦常封三錢之府昨
暮王使使封之朱公長男以爲赦弟固當出也重千金

虛棄莊生無所為也乃復見莊生莊生驚曰若不去邪
長男曰固未也初為事弟弟今議自赦故辭生去莊生
知其意欲復得其金曰若自入室取金長男即入室取
金持去獨自歡幸莊生羞為兒子所賣乃入見楚王曰
臣前言某星事王言欲以脩德報之今臣出道路皆言
陶之富人朱公之子殺人囚楚其家多持金賂王左右
故王非能恤楚國而赦乃以朱公子故也楚王大怒曰
寡人雖不德耳柰何以朱公之子故而施惠乎令論殺
朱公子明日遂下赦令朱公長男竟持其弟喪歸至其
母及邑人盡哀之唯朱公獨笑曰吾固知必殺其弟也

一本俱字作居字

他本作北字

彼非不愛其弟顧有所不能忍者也是少與我俱（居）見苦為生難故重棄財至如少弟者生而見我富乘堅驅良逐狡兔豈知財所從來故輕去之非所惜吝前日吾所為欲遣少子固為其能棄財故也而長者不能故卒以殺其弟事之理也無足悲者吾日夜固以望其喪之來也故范蠡三徙成名於天下非苟去而已所止必成名卒老死于陶故世傳曰陶朱公

太史公曰禹之功大矣漸九川定九州至于今諸夏艾安及苗裔句踐苦身焦思終滅彊吳此（疑是北字）觀兵中國以尊周室號稱霸王句踐可不謂賢哉蓋有禹之遺烈焉范蠡

三遷皆有榮名名垂後世臣主若此欲毋顯得乎

越王勾踐世家終



此叙氏族之自最為詳核

史記抄卷二十二

趙世家

趙世家以趙衰所由始及所由中絕與簡子所由興如晝而武靈王胡服以招騎其所北卻林胡樓煩併中山以西通雲中九原於以窺秦可謂英武矣惜也不幸中覺而沮至於兩立公子分王其地遂亡沙丘宮悲夫○約從以攻秦及廉頗藺相如趙奢李牧并平原君之事各見本傳故於世家不及

趙氏之先與秦共祖至中衍為帝大戊御其後世蜚廉有子二人而其命一子曰惡來事紂為周所殺其後為秦惡來弟曰季勝其後為趙季勝生孟增孟增幸於周成王是為宅皐狼皐狼生衡父衡父生造父造父幸於周繆王造父取驥之乘四與桃林盜驪驊騮綠耳獻之

地名 周成王居之于皐狼故曰宅皐狼

徐偃王與楚文王同時去周穆王遠矣此事非實也

繆王。繆王使造父御西巡狩見西王母樂之忘歸而徐
偃王反。繆王日馳千里馬攻徐偃王大破之乃賜造父
以趙城由此為趙氏自造父已下六世至奄父曰公仲
周宣王時伐戎為御及千畝戰奄父脫宣王奄父生叔
帶叔帶之時周幽王無道去周如晉事晉文侯始建趙
氏於晉國自叔帶以下以趙宗益興五世而生趙夙晉
獻公之十六年伐霍魏耿而趙夙為將伐霍霍公求奔齊
晉大旱卜之曰霍太山為祟使趙夙召霍君於齊復之
以奉霍太山之祀晉復穰晉獻公賜趙夙耿夙生共孟
當魯閔公之元年也共孟生趙衰字子餘趙衰卜事晉獻

公及諸公子莫吉卜事公子重耳吉即事重耳重耳以此段插敘整驪姬之亂亡奔翟趙衰從翟伐廧咎如得二女翟以其少女妻重耳長女妻趙衰而生盾初重耳在晉時趙衰妻亦生趙同趙括趙嬰齊趙衰從重耳出亡凡十九年得反國重耳爲晉文公趙衰爲原大夫居原任國政文公所以反國及霸多趙衰計策語在晉事中趙衰既反晉晉之妻固要迎翟妻而以其子盾爲適嗣晉妻三子亦人情所難處皆下事之晉襄公之六年而趙衰卒謚爲成季趙盾代成季任國政二年而晉襄公卒太子夷皋年少盾爲國多難欲立襄公弟雍雍時在秦使使迎之太子母日夜

啼泣頓首謂趙盾曰先君何罪釋其適子而更求君趙盾患之恐其宗與大夫襲誅之迺遂立太子是爲靈公發兵距所迎襄公弟於秦者靈公既立趙盾益專國政

盾執國以晉多難而欲立弟雍非襄公之命不可及其自爲迎之秦已而因太子母所請後自爲拒之秦太子夷皐雖得立焉知其不與盾相猜忌乎而異日族埶之亂其由來遠矣以臣之益專輔君之益驕而又驟諫焉悲夫

靈公立十四年益驕趙盾驟諫靈公弗聽及食熊蹯胹不熟殺宰人持其尸出趙盾見之靈公由此懼欲殺盾盾素仁愛人嘗所食桑下餓人反扞救盾盾以得亡

灵公之捉盾而欲殺之未必不自欲易矣子起

未出境而趙穿弒靈公而立襄公弟黑臀是爲成公趙盾復反任國政君子譏盾爲正卿亡不出境反不討賊

大夫妻春秋時似未称夫人

此将即非春秋時官名

故太史書曰趙盾弒其君盾士不越境可也反不討賊過矣而又任國政弟弒其君而偃然於群卿大夫士之上可乎哉屠岸賈之所以得藉口而爲亂也晉景公時而趙盾卒謚爲宣孟子朔嗣趙朔晉景公之三年朔爲晉將下軍救鄭與楚莊王戰河上朔娶晉成公姊爲夫人晉景公之三年大夫屠岸賈欲誅趙氏初趙盾在時夢見叔帶持要而哭甚悲已而笑拊手且歌盾卜之兆絕而後好趙史援占之曰此夢甚惡非君之身乃君之子然亦君之咎至孫趙將世益衰屠岸賈者始有寵於靈公及至於景公而賈爲司寇將作難乃治靈公之賊以致趙盾徧告諸將曰盾雖不知猶爲賊首以臣弒君子孫在

賈以穿弑君故欲滅趙氏主意以不善乃以人目爲奸惡究竟亦

朔何以懲辠請誅之韓厥曰靈公遇賊趙盾在外吾先君以爲無罪故不誅今諸君將誅其後是非先君之意而今妄誅妄誅謂之亂臣有大事而君不聞是無君也屠岸賈不聽韓厥告趙朔趣亡朔不肯曰子必不絶趙祀朔死不恨韓厥許諾稱疾不出賈不請而擅與諸將攻趙氏於下宮殺趙朔趙同趙括趙嬰齊皆滅其族趙朔妻成公姊有遺腹走公宮匿趙朔客曰公孫杵臼杵臼謂朔友人程嬰曰胡不死程嬰曰朔之婦有遺腹若幸而男吾奉之即女也吾徐死耳居無何而朔婦免身生男屠岸賈聞之索於宮中夫人置兒絝中祝曰趙宗

一篇脉　朔當亡　伏後立孤兒案　應前　堪入畫

杵臼嬰或必有其人第情事或微有傅會

滅乎若號即不滅若無聲及索兒竟無聲已脫程嬰謂公孫杵臼曰今一索不得後必且復索之奈何公孫杵（此時孤兒在何处程嬰何計以出之也）臼曰立孤與死孰難程嬰曰死易立孤難耳公孫杵臼曰趙氏先君遇子厚子彊爲其難者吾爲其易者請先（甚。晝。）死乃二人謀取他人嬰兒負之衣以文葆匿山中程嬰出謬謂諸將軍曰嬰不肖不能立趙孤誰能與我千金吾告趙氏孤處諸將皆喜許之發師隨程嬰攻公孫杵臼杵臼謬曰小人哉程嬰昔下宮之難不能死與我謀匿趙氏孤兒今又賣我縱不能立而忍賣之乎抱兒呼（如面睹情事）（淋漓可涕）曰天乎天乎趙氏孤兒何罪請活之獨殺杵臼可也諸

鍾云趙氏眞孤乃反在一句截住喚醒之力

將不許遂殺杵臼與孤兒諸將以爲趙氏孤兒良已死皆喜然趙氏眞孤乃反在程嬰卒與俱匿山中居十五年晉景公疾卜之大業之後不遂者爲祟景公問韓厥厥知趙孤在乃曰大業之後在晉絶祀者其趙氏乎夫自中衍者皆嬴姓也中衍人面鳥噣降佐殷帝大戊及周天子皆有明德下及幽厲無道而叔帶去周適晉事先君文侯至於成公世有立功未嘗絶祀今吾君獨滅趙宗國人哀之故見龜策唯君圖之景公問趙尚有後子孫乎韓厥具以實告於是景公乃與韓厥謀立趙孤兒召而匿之宮中諸將入問疾景公因韓厥之衆以脅諸

略

何等匠

將而見趙孤趙孤名曰武諸將不得已乃曰昔下宮之難屠岸賈為之矯以君命并命羣臣非然孰敢作難微君之疾羣臣固且請立趙後今君有命羣臣之願也於是召趙武程嬰徧拜諸將遂反與程嬰趙武攻屠岸賈滅其族復與趙武田邑如故及趙武冠為成人程嬰乃辭諸大夫謂趙武曰昔下宮之難皆能死我非不能死我思立趙氏之後今趙武既立為成人復故位我將下報趙宣孟與公孫杵臼趙武啼泣頓首固請曰武願苦筋骨以報子至死而子忍去我死乎程嬰曰不可彼以我為能成事故先我死今我不報是以我事為不成遂

嬰之死過矣孟子所謂可以無死者也

自殺趙武服齊衰三年爲之祭邑春秋祠之世世勿絶鍾○磬○餘○音
趙氏復位十一年而晉厲公殺其大夫三郤欒書畏及
乃遂殺其君厲公更立襄公曾孫周是爲悼公晉由此
大夫稍彊趙武續趙宗二十七年晉平公立平公十二
年而趙武爲正卿十三年吳延陵季子使於晉曰晉國叔向知晉后事乃不爲国所而私相料乎附 附 晏嬰知齊后事
之政卒歸於趙武子韓宣子魏獻子之後矣趙武死謚
爲文子文子生景叔景叔之時齊景公使晏嬰於晉晏
嬰與晉叔向語嬰曰齊之政後卒歸田氏叔向亦曰晉
國之政將歸六卿六卿侈矣而吾君不能恤也趙景叔
卒生趙鞅是爲簡子趙簡子在位晉頃公之九年簡子將

楊慎曰字涉語怪要奇

合諸侯戍于周其明年入周敬王于周辟弟子朝之故也晉頃公十二年六卿以法誅公族祁氏羊舌氏分其邑爲十縣六卿各令其族爲之大夫晉公室由此益弱後十三年魯賊臣陽虎來奔趙簡子受賂厚遇之趙簡子疾五日不知人大夫皆懼醫扁鵲視之出董安于問扁鵲曰血脉治也而何怪在昔秦繆公嘗如此七日而寤寤之日告公孫支與子輿曰我之帝所甚樂吾所以久者適有學也帝告我晉國將大亂五世不安其後將霸未老而死霸者之子且令而國男女無別公孫支書而藏之秦讖於是出矣獻公之亂文公之霸而襄公敗

應夢

秦師於殽而歸縱淫此子之所聞今主君之疾與之同不出三日疾必閒閒必有言也居二日半簡子寤（妙）語大夫曰我之帝所（太史公載此等可鄙）甚樂與百神游於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人心有一熊欲來援我帝命我射之中熊熊死又有一羆來我又射之中羆羆死帝甚喜賜我二笥皆有副吾見兒在帝側帝屬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壯也以賜之帝告我晉國且世衰七世而亡嬴姓將大敗周人於范魁之西而亦不能有也今余思虞舜之勳適余將以其冑女孟姚配而七世之孫董安于受言而書藏之（不必詳後了ヒヽヽ）以扁鵲言告簡子簡子賜扁鵲田四

嬴趙姓也周人謂衛也川阜曰魁

若曰吾有二友曾見子矣忽明晰也然記不起是過夢中人語妙

萬畝他日簡子出有人當道辟之不去從者怒將刃之當道者曰吾欲有謁於主君從者以聞簡子召之曰譆吾有所見子晰也當道者曰屏左右願有謁簡子屏人當道者曰主君之疾臣在帝側簡子曰然有之子之見我我何爲當道者曰帝令主君射熊與羆皆死簡子曰是且何也當道者曰晉國且有大難主君首之帝令主君滅二卿夫熊與羆皆其祖也范氏中行氏之祖也趙之后数傳本末一樣俱了了異哉簡子曰帝賜我二笥皆有副何也當道者曰主君之子將克二國於翟皆子姓也簡子曰吾見兒在帝側帝屬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長以賜之夫兒何謂以賜

翟犬當道者曰兒主君之子也翟犬者代之先也主君之子且必有代及主君之後嗣且有革政而胡服幷二國於翟簡子問其姓而延之以官當道者曰臣野人致帝命耳遂不見簡子書藏之府異日姑布子卿見簡子簡子徧召諸子相之子卿曰無為將軍者簡子曰趙氏其滅乎子卿曰吾嘗見一子於路殆君之子也簡子召子毋卹毋卹至則子卿起曰此真將軍矣簡子曰此其母賤翟婢也○應惠多占奚道貴哉子卿曰天所授雖賤必貴自是之後簡子盡召諸子與語毋卹最賢簡子乃告諸子曰吾藏寶符於常山上先得者賞○此雄心至武靈王始遂諸子馳之常山上求無

所得毋邮還曰已得符矣簡子曰奏之毋邮曰從常山上臨代代可取也簡子於是知毋邮果賢乃廢太子伯魯而以毋邮爲太子後二年晉定公之十四年范中行作亂明年春簡子謂邯鄲大夫午曰歸我衛士五百家吾將置之晉陽午許諾歸而其父兄不聽倍言趙鞅捕午囚之晉陽乃告邯鄲人曰我私有誅午也諸君欲誰立遂殺午趙稷涉賓以邯鄲反晉君使籍秦圍邯鄲荀寅范吉射與午善不肯助秦而謀作亂董安于知之十月范中行氏伐趙鞅鞅奔晉陽晉人圍之范吉射荀寅仇人魏襄等謀逐荀寅以梁嬰父代之逐吉射以范皐

繹代之荀躒言於晉侯曰君命大臣始亂者死今三臣始亂而獨逐鞅用刑不均請皆逐之十一月荀躒韓不佞魏哆奉公命以伐范中行氏不克范中行氏反伐公公擊之范中行敗走丁未二子奔朝歌韓魏以趙氏為請十二月辛未趙鞅入絳盟于公宮其明年知伯文子謂趙鞅曰范中行雖信為亂安于發之是安于與謀也晉國有法始亂者死夫二子已伏罪而安于獨在趙鞅患之安于曰臣死趙氏定晉國寧吾死晚矣遂自殺趙氏以告知伯然後趙氏寧孔子聞趙簡子不請晉君而執邯鄲午保晉陽故書春秋曰趙鞅以晉陽畔趙簡子

有臣曰周舍好直諫周舍死簡子每聽朝常不悅大夫
請辠簡子曰大夫無罪吾聞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
諸大夫朝徒聞唯唯不聞周舍之鄂鄂是以憂也簡子
由此能附趙邑而懷晉人晉定公十八年趙簡子圍范
中行於朝歌中行文子奔邯鄲明年衛靈公卒簡子與
陽虎送衛太子蒯聵于衛衛不內居戚晉定公二十一
年簡子拔邯鄲中行文子奔栢人簡子又圍栢人中行
文子范昭子遂奔齊趙竟有邯鄲栢人范中行餘邑入
于晉趙名晉卿實專晉權奉邑侔於諸侯晉定公三十
年定公與吳王夫差爭長於黃池趙簡子從晉定公卒

按下文此威字誤

詢同詬恥辱也

長吳定公三十七年卒而簡子除三年之喪期而已是
歲越王勾踐滅吳晉出公十一年知伯伐鄭趙簡子疾
使太子毋卹將而圍鄭知伯醉以酒灌擊毋卹毋卹羣
臣請死之毋卹曰君所以置毋卹爲能忍詢然亦慍知
伯知伯歸因謂簡子使廢毋卹簡子不聽毋卹由此怨
知伯晉出公十七年簡子卒太子毋卹代立是爲襄子
趙襄子元年越圍吳襄子降喪食使楚隆問吳王襄子
姊前爲代王夫人簡子既葬未除服北登夏屋請代王
使厨人操銅枓以食代王及從者行斟陰令宰人各以
枓擊殺代王及從官遂興兵平代地其姊聞之泣而呼

四夢之奇更著此二函奇之又奇

天摩笄自殺代人憐之所死地名之爲摩笄之山遂以代封伯魯子周爲代成君伯魯者襄子兄故太子太子蚤死故封其子襄子立四年知伯與趙韓魏盡分其范中行故地晉出公怒告齊魯欲以伐四卿四卿恐遂共攻出公出公奔齊道死知伯乃立昭公曾孫驕是爲懿公知伯益驕請地韓魏韓魏與之請地趙趙不與以其圍鄭之辱知伯怒遂率韓魏攻趙趙襄子懼乃奔保晉陽原過從後至於王澤見三人自帶以上可見自帶以下不可見與原過竹二節莫通曰爲我以是遺趙毋卹原過既至以告襄子襄子齊三日親自剖竹有朱書曰

高云晉陽予國策所錄甚詳實太史公皆不載但取三神高共脩怪事蓋亦好爲異聞耳

國策作張孟談談者史遷之父名遷例改爲同

趙毋卹余霍泰山山陽侯天使也三月丙戌余將使女

滅知氏女亦立我百邑余將賜女林胡之地至于後世

且有伉王亦黑龍面而鳥噣鬢麋髭髯大膺大胷脩下

而馮左袵界乘奄有河宗至于休溷諸貉南伐晉別北

滅黑姑襄子再拜受三神之令三國攻晉陽歲餘引汾

水灌其城城不浸者三版城中懸釜而炊易子而食羣

臣皆有外心禮益慢唯高共不敢失禮襄子懼乃夜使

相張孟同私於韓魏韓魏與合謀以三月丙戌三國反

滅知氏共分其地於是襄子行賞高共爲上張孟同曰

晉陽之難唯共無功襄子曰方晉陽急羣臣皆懈惟共

不敢失人臣禮是以先之於是趙北有代南并知氏彊於韓魏遂祠三神於百邑使原過主霍泰山祠祀其後娶空同氏生五子襄子爲伯魯之不立也不肯立子且必欲傳位與伯魯子代成君成君先死乃取代成君子浣立爲太子（趙襄子舍其子而立兄之子浣亦庶幾吳壽夢宋宣公之風也已）襄子立三十三年卒浣立是爲獻侯獻侯少即位治中牟襄子弟桓子逐獻侯自立於代一年卒國人曰桓子立非襄子意乃共殺其子而復迎立獻侯十年中山武公初立十三年城平邑十五年獻侯卒子烈侯籍立烈侯元年魏文侯伐中山使太子擊守之六年魏韓趙皆相立爲

諸侯追尊獻子為獻侯烈侯好音謂相國公仲連曰寡人有愛可以貴之乎公仲曰富之可貴之則否烈侯曰然夫鄭歌者槍石二人吾賜之田人萬畝公仲曰諾不與居一月烈侯從代來問歌者田公仲曰求未有可者有頃烈侯復問公仲終不與乃稱疾不朝番吾君自代來謂公仲曰君實好善而未知所持今公仲相趙於今四年亦有進士乎公仲曰未也番吾君曰牛畜荀欣徐越皆可公仲乃進三人及朝烈侯復問歌者田何如公仲曰方使擇其善者牛畜侍烈侯以仁義約以王道烈侯逌然明日荀欣侍以選練舉賢任官使能明日徐越侍

以節財儉用察度功德所與無不充君說烈侯使使謂相國曰歌者之田且止官牛畜爲師荀欣爲中尉徐越爲内史公仲止歌者田而進三子有古大臣風而烈侯能用其言趙之興也宜已賜相國衣二襲九年烈侯卒弟武公立武公十三年卒趙復立烈侯太子章是爲敬侯是歲魏文侯卒敬侯元年武公子朝作亂不克出奔魏趙始都邯鄲二年敗齊于靈丘三年救魏于廩丘大敗齊人四年魏敗我兔臺築剛平以侵衛五年齊魏爲衛攻趙取我剛平六年借兵於楚伐魏取棘蒲八年拔魏黃城九年伐齊齊伐燕趙救燕十年與中山戰于房子十一年魏韓趙共滅晉分其地伐

中山又戰於中人十二年敬侯卒子成侯種立成侯元
年公子勝與成侯爭立為亂二年六月雨雪三年大戊
午為相伐衛取鄉邑七十三魏敗我藺四年與秦戰高
安敗之五年伐齊于鄄魏敗我懷攻鄭敗之以與我長
子六年中山築長城伐魏敗涿澤圍魏惠王七年侵齊
至長城與韓攻周八年與韓分周以為兩九年與齊戰
阿下十年攻衛取甄十一年秦攻魏趙救之石阿十二
年秦攻魏少梁趙救之十三年秦獻公使庶長國伐魏少
梁虜其太子痤魏敗我澮取皮牢成侯與韓昭侯遇上黨
十四年與韓攻秦十五年助魏攻齊十六年與韓魏分晉

封晉君以端氏十七年成侯與魏惠王遇葛孽十九年與齊宋會平陸與燕會阿二十年魏獻榮椽因以爲檀臺二十一年魏圍我邯鄲二十二年魏惠王拔我邯鄲齊亦敗魏於桂陵二十四年魏歸我邯鄲與魏盟漳水上秦攻我藺二十五年成侯卒公子緤與太子肅侯爭立緤敗亡奔韓肅侯元年奪晉君端氏徙處屯留二年與魏惠王遇於陰晉三年公子范襲邯鄲不勝而死四年朝天子六年攻齊拔高唐七年公子刻攻魏首垣十一年秦孝公使商君伐魏虜其將公子卬趙伐魏十二年秦孝公卒商君死十五年起壽陵魏惠王卒十六年

蘇秦說趙肅侯爲縱首以擯秦何以不書

肅侯游大陵出於鹿門大戊午扣馬曰耕事方急一日不作百日不食肅侯下車謝十七年圍魏黄不克築長城十八年齊魏伐我我決河水灌之兵去兵家以水灌城未聞決水灌軍也豈即韓信囊沙意乎二十二年張儀相秦趙疵與秦戰敗秦殺疵河西取我藺離石二十三年韓舉與齊魏戰死于桑丘二十四年肅侯卒秦楚燕齊魏出銳師各萬人來會葬子武靈王立武靈王元年陽文君趙豹相梁襄王與太子嗣韓宣王與太子倉來朝信宮武靈王少未能聽政博聞師三人左右司過三人及聽政先問先王貴臣肥義加其秩國三老年八十月致其禮三年城鄗四年

與韓會于區鼠五年娶韓女爲夫人八年韓擊秦不勝而去五國相王趙獨否曰(矯五國之失)無其實敢處其名乎令國人謂己曰君九年與韓魏共擊秦秦敗我斬首八萬級齊敗我觀澤十年秦取我西都及中陽齊破燕燕相子之爲君君反爲臣十一年王召公子職於韓立以爲燕王使樂池送之十三年秦拔我藺虜將軍趙莊楚魏王來過邯鄲十四年趙何攻魏十六年秦惠王卒王遊大陵他日王夢見處女鼓琴而歌詩曰美人熒熒兮顏若苕之榮命乎命乎曾無我嬴異日王飲酒樂數言所夢想見其狀吳廣聞之因夫人而內其女娃嬴孟姚也孟姚

甚有龍於王是爲惠后十七年王出九門爲野臺以望
齊中山之境十八年秦武王與孟說舉龍文赤鼎絕臏
而死趙王使代相趙固迎公子稷於燕送歸立爲秦王
是爲昭王十九年春正月大朝信宮召肥義與議天下
五日而畢王北略中山之地至於房子遂之代北至無
窮西至河登黃華之上召樓緩謀曰我先王因世之變
以長南藩之地屬阻漳滏之險立長城又取藺郭狼敗
林人於荏而功未遂今中山在我腹心北有燕東有胡
西有林胡樓煩秦韓之邊而無彊兵之救是亡社稷柰
何夫有高世之名必有遺俗之累吾欲胡服樓緩曰善

羣臣皆不欲於是肥義侍王曰簡襄主之烈計胡翟之利爲人臣者寵有孝悌長幼順明之節通有補民益主之業此兩者臣之分也今吾欲繼襄主之跡開於胡翟之鄉而卒世不見也爲敵弱用力少而功多可以毋盡百姓之勞而序往古之勳夫有高世之功者負遺俗之累有獨智之慮者任驁民之怨今吾將胡服騎射以教百姓而世必議寡人柰何肥義曰臣聞疑事無功疑行無名王既定負遺俗之慮殆無顧天下之議矣夫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昔者舜舞有苗禹袒裸國非以養欲而樂志也務以論德而約功也愚者

闇成事智者覩未形則王何疑焉王曰吾不疑胡服也吾恐天下笑我也狂夫之樂智者哀焉愚者所笑賢者察焉世有順我者胡服之功未可知也雖驅世以笑我胡地中山吾必有之於是遂胡服矣使王緤告公子成曰寡人胡服將以朝也亦欲叔服之家聽於親而國聽於君古今之公行也子不反親臣不逆君兄弟之通義也今寡人作教易服而叔不服吾恐天下議之也制國有常利民爲本從政有經令行爲上明德先論於賤而行政先信於貴今胡服之意非以養欲而樂志也事有所止而功有所出事成功立然後善也今寡人恐叔之

逆從政之經以輔叔之議且寡人聞之事利國者行無邪因貴戚者名不累故願慕公叔之義以成胡服之功使緤謁之叔請服焉公子成再拜稽首曰臣固聞王之胡服也臣不佞寢疾未能趨走以滋進也王命之臣敢對因竭其愚忠曰臣聞中國者蓋聰明徇智之所居也萬物財用之所聚也賢聖之所教也仁義之所施也詩書禮樂之所用也異敏技能之所試也遠方之所觀赴也蠻夷之所義行也今王舍此而襲遠方之服變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而佛學者離中國故臣願王圖之也使者以報王曰吾固聞叔之疾也我將自往請之

王遂往之公子成家因自請之曰夫服者所以便用也禮者所以便事也聖人觀鄉而順宜因事而制禮所以利其民而厚其國也夫翦髮文身錯臂左衽甌越之民也黑齒雕題却冠秫絀大吳之國也故禮服莫同其便一也鄉異而用變事異而禮易是以聖人果可以利其國不一其用果可以便其事不同其禮儒者一師而俗異中國同禮而教離況於山谷之便乎故去就之變智者不能一遠近之服賢聖不能同窮鄉多異曲學多辨不知而不疑異於己而不非者公焉而衆求盡善也今叔之所言者俗也吾所言者所以制俗也吾國東有河

薄洛之水與齊中山同之無舟楫之用自常山以至代上黨東有燕東胡之境而西有樓煩秦韓之邊今無騎射之備故寡人無舟楫之用夾水居之民將何以守河薄洛之水變服騎射以備燕三胡秦韓之邊予揣摩武靈王之胡服其所明告庭臣者曰將以北伐中山郤林胡樓煩也然其雄心不獨爾觀其異日胡服西北略胡地欲從雲中九原直襲秦不幸而詐為使者入秦卒為秦所覓耳不然武靈王因而招胡地遠近引弓之國於以長驅秦中未可知也且昔者簡主不塞晉陽以及上黨而襄主并戎取代以攘諸胡此愚智所明也先時中山負齊之彊兵侵暴吾地係累吾民引水圍鄗微社稷之神靈則鄗幾於不守也先王醜之而怨未能報也今騎射之備近可

以便上黨之形而遠可以報中山之怨而叔順國之俗

未盡心所欲言

刻四百兯三

以逆簡襄之意惡變服之名以忘鄗事之醜非寡人之所望也公子成再拜稽首曰臣愚不達於王之義敢道世俗之聞臣之罪也今王將繼簡襄之意以順先王之志臣敢不聽命乎再拜稽首乃賜胡服明日服而朝於是始出胡服令也趙文趙造周袑音招趙俊皆諫止王毋胡服如故法便王曰先王不同俗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襲何禮之循虙戲神農教而不誅黃帝堯舜誅而不怒及至三王隨時制法因事制禮法度制令各順其宜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故禮也不必一道而便國不必古聖人

之興也不相襲而王夏殷之衰也不易禮而滅然則反古未可非而循禮未足多也且服奇者志淫則是鄒魯無奇行也俗辟者民易則是吳越無秀士也且聖人利身謂之服便事謂之禮夫進退之節衣服之制者所以齊常民也非所以論賢者也故齊民與俗流賢者與變俱故諺曰以書御者不盡馬之情以古制今者不達事之變循法之功不足以高世法古之學不足以制今子不及也遂胡服招騎射二十年王略中山地至寧葭西略胡地至楡中林胡王獻馬歸使樓緩之秦仇液之韓王賁之楚富丁之魏趙爵之齊代相趙固主胡致其兵

二十一年攻中山趙袑為右軍許鈞為左軍公子章為
中軍王并將之牛翦將車騎趙希并將胡代趙（客兵）與之陘
合軍曲陽攻取丹丘華陽鴟之塞王軍取鄗石邑封龍
東垣中山獻四邑和王許之罷兵二十三年攻中山二
十五年惠后卒使周袑胡服傅王子何二十六年復攻
中山攘地北至燕代西至雲中九原二十七年五月戊
申大朝於東宮傳國立王子何以為王王廟見禮畢出
臨朝大夫悉為臣肥義為相國并傅王是為惠文王惠
文王惠后吳娃子也武靈王自號為主父主父欲令子
主治國而身胡服將士大夫西北略胡地而欲從雲中

高云因滅中山而及代趙道通因代道通而及封章代因封章代而及章了伏心作亂是郭爲一事聯絡也

九原直南襲秦於是詐自爲使者入秦秦昭王不知已而怪其狀甚偉非人臣之度使人逐之而主父馳已脫關矣審問之乃主父也秦人大驚太史公到此却點出武靈王雄心之所以故主父所以入秦者欲自略地形因觀秦王之爲人也

惠文王二年主父行新地遂出代西遇樓煩王於西河而致其兵三年滅中山遷其王於膚施起靈壽北地方從代道大通還歸行賞大赦置酒酺五日封長子章爲代安陽君章素侈心不服其弟所立主父又使田不禮相章也李兌謂肥義曰公子章彊壯而志驕黨衆而欲大殆有私乎田不禮之爲人也忍殺而驕亂亡之國往往此情形二人相得必

有謀陰賊起一出身徼幸夫小人有欲輕慮淺謀徒見其利而不顧其害同類相推俱入禍門以吾觀之必不父知子任重而勢大亂之所始禍之所集也子必先患仁者愛萬物而智者備禍於未形不仁不智何以為國子奚不稱疾毋出傅政於公子成毋為怨府毋為禍梯肥義曰不可昔者主父以王屬義也曰毋變而度毋異而慮堅守一心以歿而世義再拜受命而籍之今畏不禮之難而忘吾籍變孰大焉進受嚴命退而不全負孰甚焉變負之臣不容於刑諺曰死者復生生者不愧（即里克荀息之言）吾言已在前矣吾欲全吾言安得全吾身且夫貞臣也難

至而節見忠臣也累至而行明子則有賜而忠我矣雖然吾有語在前者也終不敢失李兌曰諾子勉之矣吾見子已今年耳涕泣而出李兌數見公子成以備田不禮之事異日肥義謂信期曰公子與田不禮甚可憂也其於義也聲善而實惡此爲人也不子不臣吾聞之也姦臣在朝國之殘也讒臣在中主之蠹也此人貪而欲大內得主而外爲暴矯令爲慢以擅一旦之命不難爲也禍且逮國今吾憂之夜不忘寐飢而忘食盜賊出入不可不備自今以來若有召王者必見吾面我將先以身當之無故而王乃入信期曰善哉吾得聞此也四年

朝羣臣安陽君亦來朝主父令王聽朝而自從旁觀窺羣臣宗室之禮見其長子章儽然也反北面爲臣詘於其弟心憐之於是乃欲分趙而王章於代計未決而輟主父及王游沙丘異宮公子章即以其徒與田不禮作亂詐以主父令召王肥義先入殺之高信即與王戰公子成與李兌自國至乃起四邑之兵入距難殺公子章及田不禮滅其黨賊而定王室公子成爲相號安平君李兌爲司寇公子章之敗往走主父主父開之成兌因圍主父宮公子章死公子成李兌謀曰以章故圍主父即解兵吾屬夷矣乃遂圍主父令宮中人後出者夷

宮中人悉出主父欲出不得又不得食探爵鷇而食之三月餘而餓死沙丘宮主父定死乃發喪赴諸侯是時王少成兌專政畏誅故圍主父（復說一遍總上文）主父初以長子章爲太子後得吳娃愛之爲不出者數歲生子何乃廢太子章而立何爲王吳娃死愛弛憐故太子欲兩王之猶豫未決故亂起而至父子俱死爲天下笑豈不痛乎主父死惠文王立立五年與燕鄚易八年城南行唐九年趙梁將與齊合軍攻韓至魯關下及十年秦自置爲西帝十一年董叔與魏氏伐宋得河陽於魏秦取梗陽十二年趙梁將攻齊十三年韓徐爲將攻齊公

主死。十四年。相國樂毅將趙齊韓魏燕攻齊。取靈丘。與秦會中陽。十五年。燕昭王來見。趙與韓魏秦共擊齊。齊王敗走。燕獨深入。取臨菑。十六年。秦復與趙數擊齊。齊人患之。蘇厲爲齊遺趙王書曰。臣聞古之賢君。其德行非布於海内也。教順非洽於民人也。祭祀時享非數常於鬼神也。甘露降。時雨至。年穀豐熟。民不疾疫。衆人善之。然而賢主圖之。今足下之賢行功力。非數加於秦也。怨毒積怒。非素深於齊也。秦趙與國。以彊徵兵於韓。秦誠愛趙乎。其實憎齊乎。物之甚者。賢主察之。秦非愛趙而憎齊也。欲亡韓而吞二周。故以齊餤天下。恐事之不合。

言破齊滅趙之後燕之南界秦之東界相去咸三百里趙国在中间也

故出兵以劫魏趙恐天下畏已也故出質以爲信恐天下亟反也故徵兵於韓以威之聲以德與國而實伐空韓臣以秦計爲必出於此夫物固有勢異而患同者楚久伐而中山亡今齊久伐而韓必亡破齊王與六國分其利也亡韓秦獨擅之收二周西取祭器秦獨私之賦田計功王之獲利孰與秦多說士之計曰韓亡三川魏亡晉國市朝未變而禍已及矣燕盡齊之北地去沙丘鉅鹿斂減也三百里韓之上黨去邯鄲百里燕秦謀王之河山閒三百里而通矣秦之上郡近挺關至於榆中者千五百里秦以三郡攻王之上黨羊腸之西句注之南非

王有已踰句注斬常山而守之三百里而通於燕代馬胡犬不東下昆山之玉不出此三寶者亦非王有已王久伐齊從彊秦攻韓其禍必至於此願王孰慮之且齊之所以伐者以事王也天下屬行以謀王也燕秦之約成而兵出有日矣五國三分王之地齊倍五國之約而殉王之患西兵以禁彊秦秦廢帝請服反丑也高平根柔於魏反巠分先俞於趙齊之事王宜為上佼而今乃抵辠臣恐天下後事王者之不敢自必也願王孰計之也今王毋與天下攻齊天下必以王為義齊抱社稷而厚事王天下必盡重王義王以天下善秦秦暴王以天下禁

之是一世之名寵制於王也於是趙乃輒謝秦不擊齊
王與燕王遇廉頗將攻齊昔陽取之十七年樂毅將趙
師攻魏伯陽而秦怨趙不與己擊齊伐趙拔我兩城十
八年秦拔我石城王再之衛東陽決河水伐魏氏大潦
漳水出魏冉來相趙十九年秦敗我二城趙與魏伯陽
趙奢將攻齊麥丘取之二十年廉頗將攻齊王與秦昭
王遇西河外二十一年趙徙漳水武平西二十二年大
疫置公子丹爲太子二十三年樓昌將攻魏幾不能取
十二月廉頗將攻幾取之二十四年廉頗將攻魏房子
拔之因城而還又攻安陽取之二十五年燕周將攻昌

城高唐取之與魏共擊秦秦將白起破我華陽得一將
軍二十六年取東胡歐代地二十七年徙漳水武平南
封趙豹為平陽君河水出大潦二十八年藺相如伐齊
至平邑罷城北九門大城燕將成安君公孫操弒其王二
十九年秦韓相攻而圍閼與趙使趙奢將擊秦大破秦
軍閼與下賜號為馬服君三十三年惠文王卒太子丹
立是為孝成王孝成王元年秦伐我拔三城趙王新立
太后用事秦急攻之趙氏求救於齊齊曰必以長安君
為質兵乃出太后不肯大臣彊諫太后明謂左右曰復
言長安君為質者老婦必唾其面左師觸龍言願見太

入日物此是錯簡
且此則迎丹而附

后太后盛氣而胥之入徐趨而坐自謝曰老臣病足曾
不能疾走不得見久矣竊自恕而恐太后體之有所苦
也故願望見太后太后曰老婦恃輦而行曰食得毋衰
乎曰恃粥耳曰老臣閒者殊不欲食乃彊步日三四里
少益耆食和於身也太后曰老婦不能太后不和之色
少解左師公曰老臣賤息舒祺最少不肖而臣衰竊憐
愛之願得補黑衣之缺以衛王宮昧死以聞太后曰敬
諾年幾何矣對曰十五歲矣雖少願及未塡溝壑而託
之太后曰丈夫亦愛憐少子乎對曰甚於婦人太后笑
曰婦人異甚對曰老臣竊以爲媼之愛燕后賢於長安

前俱緩詞至此乃用急

此前文急而詞急詞不得緩

君太后曰君過矣不若長安君之甚左師公曰父母愛子則爲之計深遠媼之送燕后也持其踵爲之泣念其遠也亦哀之矣已行非不思也祭祀則祝之曰必勿使反豈非計長久爲子孫相繼爲王也哉太后曰然左師公曰今三世以前至於趙主之子孫爲侯者其繼有在者乎曰無有曰微獨趙諸侯有在者乎曰老婦不聞也曰此其近者禍及其身遠者及其子孫豈人主之子侯則不善哉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而挾重器多也今媼尊長安君之位而封之以膏腴之地多與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於國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於

高云篇中凡四夢事俱以徵吉凶之預兆而卽以爲史筆之照應也

趙老臣以媼爲長安君之計短也故以爲愛之不若燕后太后曰諾恣君之所使之於是爲長安君約車百乘質於齊齊兵乃出子義聞之曰人主之子骨肉之親也猶不能持無功之尊無勞之奉而守金玉之重也而況於予乎齊安平君田單將趙師而攻燕中陽拔之又攻韓注人拔之二年惠文后卒田單爲相四年王夢衣偏裻之衣乘飛龍上天不至而墜見金玉之積如山明日王召筮史敢占之曰夢衣偏裻之衣者殘也乘飛龍上天不至而墜者有氣而無實也見金玉之積如山者憂也後三日韓氏上黨守馮亭使者至曰韓不能守上黨入

高云趙之衰而不振者在長平一戰故記[illegible]之[illegible]詳

之於秦其吏民皆安爲趙不欲爲秦有城市邑十七願
再拜入之趙聽王所以賜吏民王大喜召平陽君豹告
之曰馮亭入城市邑十七受之何如對曰聖人甚禍無
故之利王曰人懷吾德何謂無故乎對曰夫秦蠶食韓
氏地中絶不令相通固自以爲坐而受上黨之地也韓
氏所以不入於秦者欲嫁其禍於趙也秦服其勞而趙
受其利雖彊大不能得之於小弱小弱顧能得之於彊
大乎豈可謂非無故之利哉且夫秦以牛田之水通糧
蠶食上乘倍戰者裂上國之地其政行不可與爲難必
勿受也王曰今發百萬之軍而攻踰年歷歲未得一城

戰功第一

也今以城市邑十七幣吾國此大利也趙豹出王召平原君與趙禹而告之對曰發百萬之軍而攻踰歲未得一城今坐受城市邑十七此大利不可失也王曰善乃令趙勝受地告馮亭曰敝國使者臣勝敝國君使勝致命以萬戶都三封太守千戶都三封縣令皆世世為侯吏民皆益爵三級吏民能相安皆賜之六金馮亭垂涕不見使者曰吾不處三不義也為主守地不能死固不義一矣入之秦不聽主令不義二矣賣主地而食之不義三矣趙遂發兵取上黨廉頗將軍軍長平七年廉頗免而趙括代將秦人圍趙括趙括以軍降卒四十餘萬

皆阬之王悔不聽趙豹之計故有長平之禍焉王還不
聽秦秦圍邯鄲武垣令傅豹王容蘇射率燕衆反燕地
趙以靈丘封楚相春申君八年平原君如楚請救還楚
來救及魏公子無忌亦來救秦圍邯鄲乃解十年燕攻
昌壯五月拔之趙將樂乘慶舍攻秦信梁軍破之太子
死而秦攻西周拔之徙父祺出十一年城元氏縣上原
武陽君鄭安平死收其地十二年邯鄲廥燒十四年平
原君趙勝死十五年以尉文封相國廉頗爲信平君燕
王令丞相栗腹約驩以五百金爲趙王酒還歸報燕王
曰趙氏壯者皆卒長平其孤未壯可伐也王召昌國君

樂閒而間之對曰趙四戰之國也其民習兵伐之不可王曰吾以衆伐寡二而伐一可乎對曰不可王曰吾即以五而伐一可乎對曰不可燕王大怒羣臣皆以爲可燕卒起二軍車二千乘栗腹將而攻鄗卿秦將而攻代廉頗爲趙將破殺栗腹虜卿秦樂閒十六年廉頗圍燕以樂乘爲武襄君十七年假相大將武襄君攻燕圍其國十八年延陵鈞率師從相國信平君助魏攻燕秦拔我榆次三十七城十九年趙與燕易土以龍兌汾門臨樂與燕燕以葛武陽平舒與趙二十年秦王政初立秦拔我晉陽二十一年孝成王卒廉頗將攻繁陽取之使

樂乘代之廉頗攻樂乘樂乘走廉頗亡入魏子偃立是爲悼襄王悼襄王元年大備魏欲通平邑中牟之道不成二年李牧將攻燕拔武遂方城秦召春平君因而留之泄鈞爲之謂文信侯曰春平君者趙王甚愛之而郎中妬之故相與謀曰春平君入秦秦必留之故相與謀而內之秦也今君留之是絶趙而郎中之計中也君不如遣春平君而留平都春平君者言行信於王王必厚割趙而贖平都文信侯曰善因遣之城韓皋三年龐煖將攻燕禽其將劇辛四年龐煖將趙楚魏燕之鋭師攻秦蕞不拔（是時縱已解而龐煖何以能率趙楚魏燕之師以攻秦）移攻齊取饒安

五年傅抵將居平邑慶舍將東陽河外師守河梁六年封長安君以饒魏與趙鄚九年趙攻燕取貍陽城兵未罷秦攻鄴拔之悼襄王卒子幽繆王遷立幽繆王遷元年城柏人二年秦攻武城扈輒率師救之軍敗死焉三年秦攻赤麗宜安李牧率師與戰肥下却之封牧爲武安君四年秦攻番吾李牧與之戰却之五年代地大動自樂徐以西北至平陰臺屋墻垣大半壞地坼東西百三十步六年大饑民譌言曰趙爲號秦爲笑以爲不信視地之生毛七年秦人攻趙趙大將李牧將軍司馬尚將擊之李牧誅司馬尚免趙怱及齊將顔聚代之趙怱

軍破顏聚亡去以王遷降八年十月邯鄲爲秦

大国之成皆自此衰乱

太史公曰吾聞馮王孫曰趙王遷其母倡也嬖於悼襄王悼襄王廢適子嘉而立遷遷素無行信讒故誅其良將李牧用郭開豈不謬哉秦旣虜遷趙之亡大夫共立嘉爲王王代六歲秦進兵破嘉遂滅趙以爲郡太史公論趙世家獨及王遷者以遷信讒誅將趙宗以覆盖罪之太史公凡于美刺但揭其要者此始一端耳

趙世家終



